

北海“掂罾”

当我还是孩提时，那是60年代初，临北海街区的北海海边，那东西望不到头的长长海滩都是洁净的细沙，海水碧净湛蓝，绝无半丝污染。我们常在海边留连忘返，游泳、玩沙、挖螺，极尽童趣。

在齐腰或齐胸的海水里，我们常看到一些大人，用数根细长的竹竿撑着一张小网，用腰部作为张网起网的支点，将网轻放水中，静静地观察、等待。须臾，将网撑起，便见网中有些小鱼虾在跳跃。掌网人背挂一个鱼篓，将被网起的小鱼虾尽囊其中。

听大人们说，这就叫“掂罾”了。

在海边的浅滩上，还远无近近的竖着不少木架子，那是由两根较大的木柱或粗粗的竹竿从海底撑起，四周用绳索牵固，架子上横搭着一块木板，木板上装有绞盘，绞盘通过绳索连着海面上的渔网，捕鱼人就站在这高高架子的木板上居高临下俯视着张在浅水里的宽大的渔网，看到有一定数量的鱼虾游入网中时，便迅速绞动绞盘将渔网四边升离水面，鱼虾便成了网中之物。这种等鱼入网的捕鱼方式酷似“守株待兔”，这也是“掂罾”，但北海人要区分时便俗称“绞罾”。

当其时，一个小孩凭一根简单的鱼竿半天都可随意钓起三几斤鱼的海边，到处可见这种“绞罾”。70年代又有越来越多装置在竹排、小艇上的流动“绞罾”。在那蕴藏无限的富饶大海里，“绞罾”一网起来有百余斤鱼也不是稀奇事。就这片绵长的沙滩浅海上，凭着极简单的原始工具，掂罾、搪箩、挖螺之类的“做海”，养活了多少北海人！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或被当时打入“另类”几乎失去活路的人，就因为有了这片海才不至走投无路。回顾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外省外地都说饿死人，但那时我并未听大人们说到北海有人饿死。岂但如此，时至今日，那些比我年长的人说，当时的北海，连患“水肿”（营养不良之症）的也少。这片海是北海人的“衣食父母”，在天作孽、人作孽的那些年代里庇护了我们。

可惜的是，靠海吃海的北海人不懂知恩图报爱惜大自然之恩赐，我们向大海的索取渐渐演变成过度的无休止的掠夺，比“渔夫的故事”寓言里那个老太婆还要贪得无厌。近海的鱼虾螺蟹越来越少，于是，“掂罾”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用此方式已难为生计。贪婪的人们又使出电、毒、炸鱼的毒辣招数。海滩污染、填海造地不一而足，大海枯竭了。海边“掂罾”这田园牧歌般的海上景观寥落了。

人们终于猛然醒悟，仿如迷途知返，懂得了对海洋的保护，加强了对不法掠夺者的打击，循规蹈矩地遵从着休渔期的实施。

海边，又疏疏落落地重现了一些“绞罾”。

去岁重阳登高，我们路过冠头岭北面的山脚下，正见浅海边一“绞罾”人起网毕，两只小竹排撑回两个装着捕获鱼虾的大筐。一张大席铺在沙滩上，筐子里倒出来的全是活蹦

乱跳的虾，虾儿泻满席子，溢出沙面。这一网网起的虾约在 100 公斤左右。此虾略小于小指头，俗名叫“金须虾”。“绞罟”有如此丰盛之收获，真是多年不见之稀罕奇观了。我们以 12 元一公斤之价当场买下了数公斤虾。

又一次，早上到富丽华海鲜舫饮早茶，只见齐胸的海水里有一对中年男女正在“掂罟”，一张小小的鱼网不时网上些小鱼。在这初冬的早晨，海水虽浸不到自己，但看着此景也感到冰凉。同行的朋友认出“掂罟”人正是他邻居一对下岗的夫妻。一时感慨良多：我们生活所面对的这片海，总能在紧要关头，见顾垂怜那些落魄的贫困者，用它那浩荡的胸襟给那些挣扎着谋生的人以机会和希望。

站在香格里拉的海边上东望，海滩远近立着三两“绞罟”。什么时候，海边的“绞罟”多了起来，你便会想到，这片海又将回复生机了。

郭铭光